

上博九〈成王為城濮之行〉字詞選釋

高佑仁*

摘要

〈成王為城濮之行〉收錄自《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第九冊，現存九簡，文義未完，後半尚有殘缺之簡文。筆者認為篇首開頭的「城濮之行」指的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城濮之戰」，作者可能已將子文、子玉練兵之事視為城濮之戰的開端，抑或重於記言而輕於記事，遂導致簡文與傳抄史籍的說法有所出入。

本篇內容記載成王前往城濮，並令子文教導子玉操練軍隊之法，軍演過後，成王於子文家作客，國人皆慶賀子文善於舉拔人才，唯獨年幼的伯嬴置之不理，子文主動前去攀談，並責怪伯嬴應多設想老人的用心。伯嬴告訴子文，俟子玉大敗之後，子文雖會因為尊崇的地位而不被誅殺，但之所以戰敗實由於子文之薦舉，子文難辭其咎，故無可慶賀。簡文利用伯嬴與子文的對話，突顯子玉的難負大任以及蔣費的先見之明，並預見楚國日後將遭遇重大挫敗。

本文可與《左傳·僖公二十七年》的記載參看，但簡文中部分的地名、用語與傳世文獻無法對應，許多疑難字詞也亟待研究。本篇簡文公布以後，學者短時間內於武漢大學簡帛網、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大量提出考釋意見，可惜學界多半只針對個別字詞進行研究，較少通篇研究的作品，而諸多疑難字詞也尚待商榷。有鑒於此，筆者進行通篇研究，並提出十則釋讀意見，敬請學者專家不吝批評指正。

關鍵詞：成王為城濮之行、楚國史料、上博九、文字考釋

*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An Research of the Ninth Volume of *Shanghai Museum Bamboo Slips* — “The King Cheng’s Trip to Chengpu”

Gao You-Re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King Cheng’s Trip to Chengpu”, which is enclosed in the ninth volume of *Chu-Dynasty Bamboo Slips of Warring States Era Compiled by Shanghai Museum*, consisted of nine slips at this moment. Since unfinished words and incomplete sentences were observed in the later parts, it seems that some bamboo slips are still missing. The summary of the bamboo slips described how Ziyu’s burdensome responsibility and Boying’s foresight are manifested by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Boying and Ziwen, through which they predicted the Kingdom of Chu will incur severe downfall in days to come.

This article can be referred to *Chronicle of Zuo* (*Zuo Zhuan* · the 27th Year of Duke Xi). However, in the texts of the bamboo slips, name of some places, wordings, and handed-down documents did not correspond with each other, and there are many abstruse words needed to be identified. According to current research results, academia pays more attention to individual words/characters, while less compressive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as lots of unclear words still remain open to discussion. Concerning with this issue, here I put forward ten interpretations, and hope you will kindly share your sincere comments.

Keywords: the Ninth Volume of *Shanghai Museum Bamboo Slips*, Chu’s Bamboo Slips, historical data of the Kingdom of Chu, The King Cheng’s Trip to Chengpu (“Cheng Wang Wei Chengpu Zhi Xing”)

上博九〈成王為城濮之行〉字詞選釋*

高佑仁


一、前言

〈成王為城濮之行〉一文，收錄於《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九）》中，現存九簡，陳佩芬〈釋文〉分為甲、乙兩篇。全篇兩道編聯，先寫後編¹，滿簡書寫，完簡的長度為 33.1 至 33.3 公分，寬 0.6 公分。本篇原無篇題，材料正式公布以前，李零稱為〈子玉治兵〉²，經陳佩芬整理之後，拈篇首數字定名為〈成王為城濮之行〉。

〈成王為城濮之行〉甫出版之際，學者多使用網名於武漢大學簡帛網之「簡帛論壇」發表見解，部分論文則選擇在相關的古文字研究網站發表³，研究初期多以網路形式發表為主，紙本期刊論文僅見賴怡璇〈三則〉、金字祥〈札記四則〉、魏慈德〈上博故事簡試探〉等數篇。筆者先整理「〈成王為城濮之行〉研究目錄一覽表」（為求文章清爽，將一覽表置於文末），以發表時間先後為順序，並給予代稱。正文引用到這些論著時，只標出作者與論著代稱，不再逐一表明完整出處。

* 本文為「《上博九》楚國史料文獻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獲得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的資助（計畫編號 102-2410-H-006-122-），也獲得國立成功大學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補助（計畫編號 D102-31A01），特此致謝。



¹ 乙 1 的「鼻」與乙 2 的「」都因編聯的擠壓，而使得文字殘損，由此可證本篇簡文乃先書寫後編聯。參陳佩芬：〈成王為城濮之行釋文考釋〉，收入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 142-153。下文減省為「陳佩芬〈釋文〉」，並可參文末附錄「研究目錄」。

² 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北京：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頁 274。

³ 例如簡帛網（網址：<http://www.bsm.org.cn/>）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下文減省為 ID、發文樓數，如：「海天遊蹤〈論壇 0 樓〉」，並可參文末附錄「研究目錄」。

二、關於簡文的敘述時間

學者已經指出〈成王為城濮之行〉可對應《左傳·僖公二十七年》的記載：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⁴

陳偉〈初讀〉認為本篇乃圍繞城濮之役而展開，相關記載見於《左傳·僖公》二十七、二十八年，季旭昇師〈古文字讀書會〉則認為簡文所記當是在城濮之役前之事。其實早在《上博九》出版以前，李零即在《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一書中稱此篇乃「記晉、楚城濮之戰（前 633 年）前楚臣成得臣（字子玉）治兵事」⁵，已將簡文的敘述時間定在城濮之戰前。

謹案：欲考察本篇的敘述時間，須先釐清開頭「成王為城濮之行」的具體意涵，「行」字陳佩芬〈釋文〉引《禮記·樂記》鄭玄注「猶視也」，孫希旦《集解》云：「謂行視也」，認為「成王為城濮之行」指成王巡視城濮之地。⁶這個說法恐有疑問，因為當時「城濮」屬於衛地⁷，非由楚國所統轄，成王如何能（或為何要）至城濮巡視？

筆者認為「成王為城濮之行」的「為」當讀成「ㄨㄟˇ」，指做、發動之義，也就是楚王進行「城濮之行」。上博簡中君王執行「某某之行」的用法，又見於〈平王與王子木〉簡 2-3，其云：「先君莊王蹶河雍之行」，陳偉指出「河雍之行，就是《春

⁴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李學勤主編：《春秋左傳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 500-501。

⁵ 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頁 274。

⁶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九）》，頁 142。

⁷ 《左傳·僖公二十七年》云：「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楊伯峻云：「城濮，衛地，今山東省舊濮縣（一九五六年已併入范縣）南七十里有臨濮城，當即古城濮地。」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 235。

秋左傳》宣公十二年所記的邲之役。」⁸甚是，另外〈繫年〉簡 80 云：「靈王伐吳，為南懷之行，執吳王子蹇由，吳人焉或服于楚」，簡 98-99 又云：「伐吳，為南懷之行，縣陳、蔡，殺蔡靈侯。」《左傳·昭王五年》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蓬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終擄蹇由而歸，可見「南懷之行」與伐吳是同一件事。另外金文中也有相關的證據，《史牆盤》記載昭王「唯窶南行」⁹，《左傳·僖公四年》云：「昭王南征而不復」¹⁰，銘文「南行」正是史傳所載昭王「南征」之事。由前述諸「行」字的文例來看，「行」與征伐之事有密切之關係。

若〈平王與王子木〉的「河雍之行」即「邲之役」，〈繫年〉的「南懷之行」即伐吳之戰，則本篇的「城濮之行」其所指的理當為「城濮之戰」。依據《左傳》的記載，成王為了對圍宋（西元前 633 年冬天）預作準備，因此先令子文、子玉練兵（西元前 633 年秋天），而圍宋後隔年四月立即爆發城濮之戰（西元前 632 年四月），所以圍宋根本就是城濮之役的開端，而練兵的子玉更是城濮之戰中楚系聯軍的主將。這三件大事前後發生的時間相隔不到一年，作者將子文教子玉練兵視為城濮之戰，有可能是作者主觀認定當二人練兵之時，已為城濮之戰揭開序幕，但也可能是本篇著重記載伯嬴對城濮兵敗的先見之明，因此對相關史事的先後關係並沒有深入的細察，使得簡文與傳抄史籍的說法有所出入。上博簡中史事的記載與古籍產生矛盾的情況在上博七〈鄭子家喪〉中也曾出現。¹¹

⁸ 陳偉：〈讀《上博六》條記〉，武漢大學《簡帛網》網站，2007 年 07 月 09 日，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597（2014 年 11 月 01 日上網）。《韓非子·喻老》：「楚莊王既勝，狩於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又云：楚莊王「舉兵誅齊，敗之徐州，勝晉於河雍。」《淮南子·人間訓》：「昔者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歸而封孫叔敖。」高誘注：「莊王敗晉荀林父之師于邲。邲，河雍地也」。河雍之行，就是《春秋左傳》宣公十二年所記的邲之役。

⁹ 可參尹弘兵：〈周昭王南征對象考〉，武漢大學《簡帛網》網站，2008 年 06 月 21 日，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842（2014 年 11 月 01 日上網）。張崇禮：〈金文考釋五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2 年 07 月 19 日，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904（2014 年 11 月 01 日上網）。

¹⁰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李學勤主編：《春秋左傳正義》，頁 379。

¹¹ 李天虹：〈竹書《鄭子家喪》所涉及歷史事件綜析〉，收入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出土文獻（第一輯）》（上海：中西書局，2010），頁 185-192。另〔日〕西山尚志：〈上博楚簡「鄭子家喪」に見える歴史改編〉，《中國出土資料研究》15（2011.3），頁 5-21。林清源師：〈上博（七）《鄭子家喪》文本問題檢討〉，收入李宗焜主編：《古文字與古代史》第三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

當然，若將「為」讀成去聲，解釋成「為了」，並將「行」理解為行程，則「為城濮之行」可解釋成為城濮之戰預作準備。這個說法字面上也說得通，只是前述楚簡中幾處「為某某之行」的「為」皆讀「ㄨㄟˇ」，是以筆者仍傾向它讀成平聲，而非去聲。

總的來說，「成王為城濮之行」指的應該是成王發動城濮之戰，不宜視為與「城濮之戰」毫無關係，但本篇除了首句談及城濮之戰外，後文的論述主要就是《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成王令子文教子玉治兵之事（西元前 633 年秋天）。此外，本篇現存的最後一簡是甲簡 5，但文意未完，後半肯定還有殘缺的簡文，而甲簡五云：「既（？）敗帀（師）已，君為楚邦老，熹（喜）之善而不慙（誅），子玉之帀（師）之。」這裡的「敗師」的「敗」當對應《左傳·僖公二十七年》「子玉之敗」的「敗」，即是伯嬴對城濮慘敗的預言。¹²

三、總釋文



城（成）王為成（城）僕（濮）之行 0，王囟（使）子𡗗（文）¹³𡗗（教）¹⁴子

語言研究所，2012），頁 329-356。高佑仁：《上博楚簡莊、靈、平三王研究》（臺南：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1），頁 312-313。


¹² 魏慈德指出〈成王為城濮之行〉是「以子文、子玉兩人性格差異，治兵方式的不同，透過年幼的為賈之口，來預言城濮之役的失敗。」魏慈德：〈《上博藏戰國楚竹書》中的楚王臣故事簡及其相關問題試探〉，發表於「先秦兩漢出土文獻與學術新視野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臺灣大學文學院主辦，2013 年 6 月 25-26 日），頁 295-302。




¹³ 陳佩芬〈釋文〉認為「子虞」即「子馯」，讀為「子蘧」，即「蘧伯玉」。筆者曾在〈論壇 1 樓〉指出所謂的「虞」當改釋作「𡗗」，而海天遊蹤〈論壇 0 樓〉與陳偉〈初讀〉則指出「虞」應隸定作「𡗗」，即子文。



¹⁴ 陳佩芬〈釋文〉隸定作「𡗗」，認為簡文用作「教」。《廣韻》：「教，訓也。」《戰國策·秦策一》「兵法之教」，高誘注：「教，習也。」陳偉〈初讀〉認為「教，疑當讀為『效』，訓為『致』、『授』。」張新俊〈札記二則〉讀作「校」，筆者贊同陳佩芬之說，讀「教」，子文為楚邦老，以此輩分教導子玉，合情合理。

玉。子覲(文)  (?) 0 币(師)於敬(?) 0, 一日而戣(畢) 0, 不散¹⁵—
 人。子【甲一】玉受币(師)出之  (焉?)¹⁶, 三日而戣(畢), 漸(斬)三人,
 舉(舉)邦加(賀)子虞(文), 呂(以)元(其)善行币(師)。¹⁷王遘(歸), 客

¹⁵ 「散」字共三見，陳佩芬〈釋文〉隸定作「散」，讀為「逸」；不求甚解〈論壇 21 樓〉認為字从「逸」聲讀「扶」。陳偉〈初讀〉釋作「敏(從肉)」，《左傳》作「戮」。海天遊蹤〈論壇 44 樓〉認為西周金文有種「兔」的寫法作從「へ/口」形，乙 2 的所謂「句」形似可以考慮由此訛變而來。後世傳抄或根據這種字形誤以為从「句」而讀為「戮」也不能排除。張崇禮〈論壇 50 樓〉認為字从「逸」从「殳」，讀「肆」，訓「殺」；金字祥〈札記四則〉釋作「散」並引《上博四·東大王泊旱》簡 14

「句」字作「」為例，讀作「戮」；王保成〈獻疑三則〉認為可分析為从月、亟聲。「肉」與「殳」可視為同義偏旁，故此字可能是「殛」的異體字。殛，有誅殺和懲罰之義。謹案：此字在本篇中共



三見，只有乙 2 的「」寫法完整，其餘二例作「」(甲 1)、「」(乙 3)，殘缺太甚，乙 2 字下半从「肉」，右半从「支」，二偏旁都很清楚，而左上的部件學者的說法有兩種：1、从「兔」2、从「句」。這個構形的左上很明顯與「兔」差異很大，而與楷書「句」的寫法很近，因此有學者以〈東大王泊旱〉寫法為據，主張字當从「句」，其實〈東大王泊旱〉的字形本身也是疑難字，原整理者濮茅左釋作「句」讀「後」，文例作「王卬而△而泣」，但季旭昇師已經指出該字「不得釋『句』」，因為它雖與楷書「句」構形偶合，但是古文字的「句」實从「卩」。該字陳劍解成「啓」之省，讀作「呼」，是比較適切的想法，它與本篇的乙 2 是否能等同起來，仍待日後研究。而甲 1、乙 3 兩例殘簡，看起來並非从「句」形，可見三形仍有未可解之處。唯一能確定的結論是，《左傳》對應的文例作「戮」，但本處難解，暫不讀破。季旭昇師：〈《上博四·東大王泊旱》三題〉，《簡帛研究》網站，2005 年 02 月 12 日，網址：<http://www.jianbo.org/admin3/2005/jixusheng001.htm> (2014 年 11 月 01 日上網)。陳劍：〈上博竹書〈昭王與龔之雎〉和〈東大王泊旱〉讀後記〉，《簡帛研究》網站，2005 年 02 月 15 日，網址：<http://www.jianbo.org/admin3/2005/chenjian002.htm> (2014 年 11 月 01 日上網)。




¹⁶ 本篇共見兩次，分別為「」(甲 2)、「」(乙 2)，後者省略「殳」，《左傳》作「焉」。陳佩芬〈釋文〉作「戣」，認為據本篇乙本，此為「夫」字。易泉〈論壇 15 樓〉釋作从「吳」讀作「虞」。溜達溜達〈論壇 16 樓〉認為絕非「吳」字而是从「大」。苦行僧〈論壇 18 樓〉疑為「刑」字。魏慈德〈上博故事簡試探〉主張从「戔」聲，讀為「焉」。謹案：此字如何與「焉」聯繫是個難題，就字形面上看應是：甲 2 以乙 2 為聲符，並再衍增一斜筆。但目前為止沒有能通盤詮解二字的說法。乙 2 寫法完全符合董珊所釋的「大」字，但聲韻方面與「焉」不好溝通。釋成从「戔」聲音韻可通，但乙 2 寫法與「戔」相隔較遠。董珊：〈楚簡中從「大」聲之字的讀法(一)〉，武漢大學《簡帛網》網站，2007 年 07 月 08 日，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592 (2014 年 11 月 01 日上網)。

¹⁷ 陳佩芬〈釋文〉引《禮記·曲禮上》：「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認為「善行」指對軍旅有善好的行為。

於子=𠄎= (子文, 子文) 0 甚𦉳 (喜) 0 【甲二】 倉 (合) 邦呂 (以) 𦉳= (飲酒)。
遠 (蕙) 白 (伯) 理 (羸) 猶約 0, 寡 (顧) 寺 (持) 俯 (舟?) 𦉳= (飲酒)。¹⁸子



=𠄎 (文) ¹⁹舉 (舉) 肱 (?)  (?) ²⁰白 (伯) 理 (羸) 曰: 穀 (穀) 𦉳 (於)
余 (菟) 為【甲三】楚邦老, 君王孕 (免) 余臯 (罪) 0, 呂 (以) 子玉之未患 (慣) ²¹,
君王命余逌 (師) 於敬 (?), 一日而𦉳 (畢), 【乙一】不斁一人。子玉出之 

(?), 三日而𦉳 (畢), 漸 (斬) 三人。王為余  (?) ²², 舉 (舉) 邦加 (賀)
余。女 (汝) 【乙二】蜀 (獨) 不余見, 飢 (食) 是肱而棄 ²³, 不思老人 ²⁴之心。白
(伯) 理 (羸) ²⁵曰: 君王胃 (謂) 子玉未患 (慣) 【甲四】, 命君𦉳 (教) 之。君
一日而𦉳 (畢), 不斁  ²⁶ 【乙三上】  子玉之 【乙四】 𦉳 (師), 戡 (既?) 敗
𦉳 (師) 已 (已) 0, 君為楚邦老 ²⁷, 熹 (喜) 君之善而不慙 (誅) 0, 子玉之𦉳 (師)
之。【甲五】〔非本篇內容〕言乎君子才 (哉)? 廟 (聞) 𦉳 ²⁸ 【乙三下】

謹案:「善行」明顯當與下文之「師」連讀,「善行師」即善於率領軍隊。

¹⁸ 沈寶春師認為「俯」讀「舟」,訓為酒器托盤,此處指伯羸一手持托盤,另一手持酒器飲酒。

¹⁹ 本處簡3之「子=𠄎(文)」,陳佩芬〈釋文〉認為「虞」字下脫漏重文符,恐非。實為「子」下衍重文符(此說林清源師於中興大學中文系講授「郭店楚簡研究」時於課堂中指出)。

²⁰ 「貽」此字說法甚多,有釋「賈」、「責」、「貽」、「售」、「賜」諸說,但由字形來看均不合,待考。

²¹ 「患」,无斁〈論壇35樓〉讀「慣」,jiaguwen1899〈論壇36樓〉讀「貫」,訓「習」。讀「慣」或「貫」均通。

²² 此字難解,家興〈論壇29樓〉、張崇禮〈論壇60樓〉釋作「客」,曹方向〈通釋〉釋「賓」,單育辰〈佔畢〉釋作从「宀」从「爰」,讀為「寬」。於文義上看,「賓」、「客」皆通,但就殘跡而論,與諸說所述之構形皆有距離。

²³ 陳佩芬〈釋文〉作「天棄」,檻外人、鳴鳩〈論壇45樓〉、〈論壇48樓〉改釋為「而棄」,可信。

²⁴ 陳佩芬〈釋文〉作「正人」,不求甚解〈論壇24樓〉改釋作「老人」,可信。

²⁵ 「理」字陳佩芬〈釋文〉作「𦉳」,此字即「白(伯)理(羸)」之「理」,只是「玉」旁寫法有所訛變。

²⁶ 無語〈論壇6樓〉認為簡末當補「一人」二字,可信。

²⁷ 陳佩芬〈釋文〉釋「正」,鳴鳩〈論壇19樓〉改釋作「老」,可信。

²⁸ 海天遊蹤〈論壇0樓〉指出乙三不當拼合,乙三下書手應與〈民之父母〉、〈武王踐阼〉、〈顏淵問於孔子〉同一人,要歸回〈顏淵問於孔子〉,甚是。

四、簡序

先將各家的排序方式羅列如下：

出處	排序
汗天山〈論壇 14 樓〉、不求甚解〈論壇 21 樓〉	甲 1+甲 2+甲 3+乙 1+乙 2+甲 4+甲 5+乙 3 上+乙 4
jdskxb〈論壇 25 樓〉	甲 1+甲 2+甲 3+乙 1+乙 2+甲 4
魚游春水〈論壇 30 樓〉、曹方向〈通釋〉	甲 1+甲 2+甲 3+乙 1+乙 2+甲 4+乙 3 上+乙 4+甲 5
王寧〈校讀〉	甲 1+甲 2+甲 3+乙 1+乙 2+甲 4+甲 5+乙 3 上+乙 4
季旭昇師〈古文字讀書會〉 ²⁹	段落一：甲 1+甲 2+甲 3 段落二：乙 1+乙 2 段落三：甲 4+甲 5+乙 3 段落四：乙 4

陳佩芬〈釋文〉誤分為甲、乙兩篇，陳偉〈初讀〉指出當為一篇，海天遊蹤〈論壇 0 樓〉指出乙簡 3 綴合有誤，該簡下半不屬本篇，可信。本文後半殘缺，文末完具，就現有的簡文來看，「甲 1+甲 2+甲 3+乙 1+乙 2+甲 4」連讀是學者們的共識，有爭議者在於甲 4 後面的乙 3 上、乙 4、甲 5 三簡孰先孰後，以及三簡之中是否存在殘缺的簡文。此三簡的排序有兩種說法：

1. 甲 5+乙 3 上+乙 4

2. 乙 3 上+乙 4+甲 5

這三簡的內容以伯嬴對子文的談話為主體，若選擇第一種方案，則伯嬴的談話為「君王謂子玉未患（慣）師，既敗師已」，這個排序有兩個疑問：一是依據乙簡 1 文例作「以子玉之未患（慣）」，這樣的排序將在「患」字下增衍一「師」字；二是如此一來簡文的「既（？）敗師已」一語變得十分唐突。魚游春水〈論壇 30 樓〉認為「既敗師」不論是伯嬴預測之說，還是城濮戰後之事，其下不應再有「命君教之」。因此，第一方案是不理想的。

²⁹ 季旭昇古文字讀書會：〈上博九《成王為城濮之行》集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2013 年 1 月 27 日，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008（2014 年 11 月 01 日上網）。

筆者贊同第二方案，即乙3上+乙4+甲5，這樣的排序甲簡四末的句讀為「君王胃（謂）子玉未患（慣），命君饗（教）之。」於「患」字下點斷，用法與乙簡1文例相同。這個排序文義比較順暢。不過，就縮小圖版來看，乙3上與乙4中間還有一段缺簡，如果它們是同一簡之殘，則中間至少還可以補十餘字內容，若二者是前後簡之關係，那中間的殘文則難以估量。依現有資料，我們無法推斷當屬哪一種情況，但可以確定的是，就現存簡文來看，乙四應接於乙三上之後。

五、疑難字詞討論

（一）為城濮之行

首先應辨明「為城濮之行」的「為」，其讀音究竟是「ㄨㄞˇ」還是「ㄨㄞˋ」？前者指現在進行的動作，後者則是表示目的，義同於「為了」，這兩個讀法，意義有很大不同，很可惜由於「成王為城濮之行」一語在《左傳·僖公二十七年》中缺乏對應的文例，因此單從字面上看，無法做出判斷。有幸，清華二〈繫年〉曾兩次記載楚靈王曾「為南懷之行」，其文例和本篇皆為「為……之行」，且「之行」二字前皆為地名，這是非常重要的線索，先將二處文例羅列如下：

1. 〈繫年〉80簡：以至靈王，靈王伐吳，為南懷之行，執吳王子蹇由，吳人焉或（又）服於楚。
2. 〈繫年〉98-99簡：靈王先起兵，會諸侯于申，執徐公，遂以伐徐，克賴、朱邾，伐吳，為南懷之行，縣陳、蔡，殺蔡靈侯。


楚靈王伐吳，楚軍進軍至南懷，虜吳王之子「蹇由」以歸，使吳國再度臣服楚國。這一段史事可參考《左傳·昭公五年》的記載：「楚子以駟至於羅汭。吳子使其弟蹇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鬻鼓。……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蘧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蹇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蘧啟




強待命于雩婁，禮也。」³⁰可見〈繫年〉的「為」當讀「ㄨㄟㄨ」表示楚王率領軍隊至南懷，最後擄蹶由而歸，是現在進行的動作。

準此，筆者認為簡文「成王為城濮之行，王使子文教子玉。」的「為」當讀「ㄨㄟㄨ」，指楚王進行「城濮之行」。「行」字應與軍事行動有關，「城濮之行」應該就是「城濮之戰」。參第二節「關於簡文的敘述時間」的討論。

(二) 受(?)



本篇三見「△帀(師)」，學界說法甚多，陳佩芬〈釋文〉認為从「叟」旁讀為「受」(頁 144、146、151)。陳偉〈初讀〉釋為從「叟」旁，讀為「蒐」，指檢閱、閱兵。蘇建洲〈筭記(一)〉贊成陳佩芬之結論，但認為此即「受」字，不必釋「叟」讀「受」。汗天山〈論壇 12 樓〉認為皆是「受」，也許可以讀為「蒐」，意同治兵。張新俊〈札記二則〉認為字與「曳」字有關，讀為「閱」。曹方向〈通釋〉認為似以釋「叟」較為近是。不求甚解〈論壇 38 樓〉主張該字可釋「叟」讀為「蒐」或釋為「婁」字，讀為「蒐」或「數」。張崇禮〈論壇 43 樓〉這個字的演變序列還是比較清楚的，可以上溯到金文的「逆逝」。「逆逝」又作「逆侃」，侃應讀為衍或延，義為延請。

孫合肥〈札記〉認為「」與楚簡「遺」字形同，簡文中義為「置」。簡文「遺師」，即「置師」。賴怡璇在〈「受」字補說〉與〈三則〉中認為此三形仍為「受」，




其中「」、「」釋「受」沒有問題，至於「」，應只是「臼」形筆畫相連，而下方的又形寫成直筆。「受」或可讀為「治」，「受」為端紐幽部，「治」為定紐之部，二字可通，「治師」即為《左傳》中的「治兵」，「兵」與「師」皆指軍旅，指整飭軍隊。當然也可以考慮釋為「受」讀為「蒐」，意思也是相近的。





易泉〈論壇 51 樓〉認為乃「建」字省(或變)體。「建師」，與諸文中所提及的「治師」、「置師」意義相近。〈成王為城濮之行〉涉及到了子文、子玉在軍力建設能

³⁰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李學勤主編：《春秋左傳正義》，頁 1408-1410。



力方面的一場大比武。鳴鳩〈論壇 59 樓〉釋為「遺」，讀為「選」。陳劍〈「受」字和「穀菟余」〉則是透過文例比勘，認為「」是「受」，而「」、「」則與「受」字毫無關係。



謹按：本篇出現三例與△有關的字，構形分別作：

編號	1.	2.	3.
字形			
出處	甲 1	甲 2	乙 1

先論字形，△字的分析方式有釋作从「叟」、「受」、「曳」、「婁」、「侃」、「遺」、「建」等多種說法，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受」字楚簡作「」（包 2.6）、「」（上博一·孔子詩論 2）、「」（上博二·子羔 7）、「」（郭·語叢三.5）³¹，筆者贊同第 2、3 兩形釋讀作「受」的說法。△字之所以造成諸多紛爭，其癥結點在於第 1 形與第 2、3 兩形，就文字構形的演變理論來看，實在不像是同一字或是一字之簡省訛變。

前述有學者認為第 1 形與第 2、3 形的差異只是在「（第 1 形）是『臼』形筆畫

相連，而下方的『又』形寫成直筆」，「」字筆者摹作「」，筆者認為：


- 1、將「」（受）寫成「」，這已經超越我們對於古文字構形學的理解，而且現有古文字中的「臼」旁也未見相同的演變例證。
- 2、有學者認為「下方的『又』形寫成直筆」，但這種形態的「又」實在很少見，且楚系文字中的「又」從未出現過在手肘位置上添加飾筆的情況。

上述兩個構形已屬未見，還要將上下兩個偏旁的豎筆連貫起來，這似乎是難上加難的推論。筆者認為雖然它們的文例相近，但文字構形差異甚大，第 1 形與 2、3 形恐

³¹ 參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頁 397-399。

怕不是一字。

就通假而言，有學者主張「受」（端紐、幽部）、「治」（定紐、之部），可作為通假的證據。聲紐屬舌頭音，韻部為之幽旁轉，確實有通假的可能，但《左傳》原文

的「治兵於睽」，〈成王為城濮之行〉作「師於敬」，只有「於」字相合，其餘三處用字皆不同，所以筆者比較傾向「受」讀如字即可，無須改讀。至於甲 1 疑難字的隸定與讀法，都還有待日後的研究。

（三）敬

「敬」字原篆作（後文以△代表疑難字）：

字形		
出處	甲 1	乙 1

陳佩芬〈釋文〉隸為「汶」（頁 146），「支」字晚出，與原篆差異太大，可以排除。學者提出的說法眾多，莫衷一是，可分為以下幾種意見：

- 1、釋作从「兆」从「攴」：筆者〈論壇 1 樓〉、蘇建洲〈論壇 2 樓〉皆釋「殺」，王寧〈校讀〉以為此字即為「𠄎」，《左傳》作「睽」，當是「眺」字之形訛。天涯倦客〈論壇 53 樓〉認為甲 1 簡中的第 20 個字就是楚簡中的「𠄎」字，即《左傳》中的「睽」，「睽」當是「眺」字之形訛。季旭昇師〈古文字讀書會〉認為此字應隸定為「殺」。
- 2、釋作从「申」从「攴」（或支）：易泉〈論壇 15 樓〉認為疑可分析从申从攴，讀作「陳」，該地為陳國境內。曹方向〈通釋〉認為釋「尋」不可從，「尋」字本義是用手丈量，兩手都指向左邊，楚簡「尋」字多見，但此處並不是這樣寫的。並主張可能是從「申」聲，屬真部字。「睽」字屬舌根音脂部。兩字韻部對轉，可能存在通假關係。檻外人〈論壇 49 樓〉認為字从申从支，可逕讀作「申」，申誠、告誡之意。如《尚書·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

惟時命有申。」

3、釋作從「尋」從「爰」：陳偉〈初讀〉隸作「𠄎」。家興〈論壇 28 樓〉認為實為「尋」字，疑即新蔡簡中的「尋」地。


4、疑為「𠄎」之訛，讀為「睽」：天涯倦客〈論壇 58 樓〉認為如果《左傳》「睽」字不誤的話，那麼就有可能是抄手本來是想寫成「𠄎」的（「𠄎」、「睽」古音同），而誤寫成了「𠄎」。

5、其他：張崇禮〈論壇 50 樓〉認為是「癸」或「陳」字。






謹按：第四說主張字為「𠄎」之訛，但除非有堅實證據，否則「𠄎」要訛成△，機率甚微。又，第一種說法中，「天涯倦客」主張《左傳》的「睽」為「𠄎」之訛，此說顯然有誤，因為清華簡〈楚居〉簡 9、10 記載成王事蹟時，曾提及「睽」地，如下：

至成王自筮郢徙襲楸郢，楸郢徙□□□□居睽郢。至穆王自睽郢徙襲為郢。








「睽」字原篆作「」（簡 10），原考釋者認為此即《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之「睽」，有清華簡的「睽」字當證據，《左傳》的「睽」自然不會是誤字。現在的問題是如何聯繫〈楚居〉「睽」字與本處疑難字。

關於△字如何理解，目前有「兆」、「申」、「尋」三說。釋「申」之說可以排除，楚簡「申」字如下：

				
新乙 4.144	新蔡甲 3.126、 零.95	包 2.162	信 1.053	包 2.41

「申」一般都在「S」形中各添一「口」形，我們尚未看到「口」旁訛作「=」者，釋「申」之說，應可排除。釋「兆」亦有疑義，「兆」字作：

				
包 2.87/逃	包 2.165/逃	包 2.166/邨	包 2.95/𧈧	包 2.10/桃

「兆」字从「S」形，上、下从「止」，但就現有的材料來看，「止」形未見省成「=」者，因此釋「兆」也有疑問。楚簡「尋」字作：



				
包 2.157/鄴	包 2.169/鄴	郭.成.34/斂	包 2.120/斂	上博一.孔.16/軸



其「尋」旁外框的寫法不从「S」形，而是類似「3」形，曹方向認為釋「尋」不可從，殆即此理。筆者認為釋「尋」的看法有個證據值得重視：

△1	△2
	
包 157	包 157 反

包山此二字形的文例為：

1. 包 157：邲（鄴）宮夫=（大夫）命少割（宰）尹△1詎（諷）。
2. 包 157 反：邲（鄴）少宰尹△2詎（諷）呂（以）此箠（等）至命。

「少割（宰）尹△」在簡 157 之正反面都出現，正面作「」，簡背則作「」，

這是「尋」字作「S」形的有力證據。另外，包山簡 12 有「」（），亦是從「S」形，學者有釋作「邲」³²或「鄴」³³，現在看來以釋「鄴」為佳。

綜上所述，就字形上看將△釋作「尋」可能性最高，但「斂」（邪紐侵部）、「睽」（溪紐脂部）³⁴，聲韻畢異，可見古音方面「斂」仍無法與《左傳》所記載的「睽」

³² 劉彬徽、彭浩、胡雅麗、劉祖信：《包山楚墓·包山二號楚墓簡牘釋文與考釋》（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頁 29。劉信芳：《包山楚簡解詁》（臺北：藝文印書館，2003），頁 164。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627。

³³ 陳偉：《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9），頁 57。李守奎、賈連翔、馬楠：《包山楚墓全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 571。

³⁴ 本文的上古音系統，聲紐據黃侃古聲十九紐之說，韻部據陳新雄師古音三十二部之說，參陳新雄師：《古音研究》（臺北：五南出版社，2000），頁 303-526、551-559。

通假。

(四) 𦉑 (畢)

陳佩芬〈釋文〉認為：「『𦉑』，疑讀為『𦉑』，本字未見『耳』旁，而纍增二戈和日，是沿用『或』字而另造的繁文。《說文·耳部》：『𦉑，軍戰斷耳也。《春秋傳》曰『以為俘𦉑』。從耳，或聲。』³⁵

無語〈論壇 3 樓〉認為即古文「諄」，讀為「畢」。簡文講子文與子玉治兵對比之事又見於《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正用「畢」字。

不求甚解〈論壇 21-23 樓〉認為原字形从二或，即《說文》「𦉑(𦉑)」之聲旁，讀作「畢」。簡文「一日而畢」即「一天就完成了訓練軍隊之事」的意義。

陳偉〈初讀〉指出：𦉑，《說文》：「籀文諄，從二或。」音近讀為「畢」。

王寧〈校讀〉指出：此即「𦉑」字，《康熙字典·酉集上·角部》：「𦉑，《說文》本作『𦉑』。《六書正譌》：『吹皆角音，故從角。𦉑，古諄字，諧聲。然今時惟知𦉑矣。』」《考證》：「《詩·豳風》『一之日𦉑發』，《說文》作『畢發』。」是此字與「畢」通用。

海天遊蹤〈論壇 56 樓〉指出：「一日而諄(畢)」最直接的通讀例證應該就是《清華一·祭公》簡 6「克夾邵(紹)𦉑(成)康，甬(用)𦉑(畢)【6】成大商。」

季旭昇師〈古文字讀書會〉認為此字為三個「或」所組成，可隸定為「𦉑」，讀為「畢」。

謹按：〈成王為城濮之行〉通篇有五個讀作「畢」的字，其文例為：

A：一日而畢，不𦉑(?)一人。【甲 1】















B：三日而畢，斬三人。【甲 2】

C：君王命余受(?)師於𦉑(?), 一日而畢，不𦉑(?)一人。【乙 1-2】

D：子玉出之大(?), 三日而畢，斬三人。【乙 2】

E：君一日而畢不【乙 3】

³⁵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九)》，頁 146。

編號	A、	B、	C、	D、	E、
字形					
出處	甲 1	甲 2	乙 1-2	乙 2	乙 3
陳佩芬隸定					無隸定
本文改隸					

楚成王命子文與子玉練兵，子文「一日而畢」，子玉則「三日而畢」，讀「畢」幾乎是學界共識。³⁶學者們已經指出，此字實即《說文》之「𦘔」字，但是在嚴式隸定部分仍有不少問題，陳佩芬〈釋文〉已指出該字在簡文中「甚繁複」（頁 143），但學者們解釋字形結構時，往往只標舉出其中一字為字頭，然而從字表中可清楚看出，五個疑難構形的寫法完全不同，隸定自當有別，彼此差異，應加以區別。

先談編號 A，季旭昇師〈古文字讀書會〉認為此字當是从三「或」讀作「畢」，可信。相較上博其他篇的書手而言，本篇的字跡較為草率，看得出來甲 1 左下「或」旁的「戈」，其實已訛成「弋」。³⁷

編號 E 字形雖殘泐，但仍可視出乃从「肉」从「或」，相同的寫法見「𦘔」（郭性.31）、「𦘔」（郭性.44），當隸定作「𦘔」。編號 D，陳佩芬〈釋文〉釋作从「耳」（頁 152），其實它與編號 E 都應从「肉」，故編號 D 當隸定作「𦘔」，編號 E 則應作「𦘔」。至於編號 C，字形从「白」，「白」當是由「或」旁的「○」進一步聲化而成。「白」為即《說文》「𦘔」字，「𦘔」（幫紐質部）、「畢」（幫紐質部），音韻皆同，「𦘔」當為後加的聲符。³⁸

³⁶ 參無語〈論壇 3 樓〉、陳偉〈初讀〉、海天遊蹤〈論壇 56 樓〉、不求甚解〈論壇 21-23 樓〉之說。

³⁷ 李家浩在〈戰國𦘔布考〉指出古文字有些字明顯从「弋」得聲的字，但字形卻是从「戈」，他認為這是「形近混用」的現象。李家浩：〈戰國𦘔布考〉，收入中國古文字研究會、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古文字研究·第三輯》（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 160-165。




³⁸ 本文初稿視為从「白」得聲，張宇衛博士來信指出从「𦘔（𦘔）」更為直接（2013 年 9 月 16 日），此說是。

最後，編號 B 字形比較棘手，右下的「戈」中間有「○」形，應隸作「𠄎」，「○」形筆畫較淺，有能是「白」或「肉」形。

(五) 子=𠄎= (子文，子文)

陳佩芬〈釋文〉認為「子」字有重文符，但「𠄎」字下似脫漏重文符，「子𠄎」兩字分置上下句（頁 147）。曹方向〈通釋〉認為此處可能脫重文。季旭昇師〈古文字讀書會〉認為不一定有脫漏重文符，因為當時人知道如何讀，所以重文符的位置未必嚴格規定，楚簡中也有未打重文符，卻要重複之例。

佑仁案：原考釋者陳佩芬與曹方向都認為「𠄎」下脫重文符，其實此處並無缺少重文符，筆者將相關字形羅列，如下：


甲 2 無重文符	甲 1 無重文符	甲 2 有重文符
		



「𠄎」字的重文符位於「目」、「又」之右側（圓圈處），重文符非常清晰。此處釋文當作「子=𠄎=（子文，子文）」。





(六) 𠄎 (喜)

陳佩芬〈釋文〉隸定作「𠄎」讀「喜」（頁 150）。本篇簡文有兩個讀作「喜」的字，字形分別作：



字形		
出處	甲簡 2	甲簡 5


這裡有兩個問題值得討論：首先是隸定問題，甲簡 2 的寫法又見於「」（上博六·

天子建州甲 6）、「」（上博六·天子建州乙 5）、「」（包山 211），〈天子建州〉原考釋者曹錦炎隸作「喜」，認為是「喜」的異構字。³⁹〈天子建洲〉甲、乙本之文例皆為「一△一怒」，可見讀「喜」是正確的，可是其嚴式隸定卻未必適當。對照楚簡

「彭」字作「」（上博彭祖 1）、「」（上博彭祖 2）、「」（上博彭祖 3）、「」（新蔡甲一 25），右側有「彡」形，可見本處甲簡 2 的嚴式隸定不應作「喜」或「喜」，而當是作「彪」。

再來是「彪（喜）」的構形問題。古文字中很多偏旁从「喜」的字，常在下半

添「口」形而作「喜」，例如將「鼓」字寫成「」（沈兒罇/集成 203）、「」（徐

王子旃鐘/集成 182）、「」（曾侯乙），「喜」旁下增「口」，遂與「喜」無別。又如






「𨮒」（信陽 2.3）寫成「𨮒」（包山 145）等。

面對這些現象，過去很多學者都認為「喜」所添的「口」是飾符，雖然字面上是「喜」，但它們與「喜樂」之「喜」毫無關係（參裘錫圭、李家浩、劉洪濤之說）。⁴⁰李守奎不贊成此說，他認為從古文字構形演變來看，「喜」常可替換作「喜」。因為楚文字中，無論單字的「喜」或偏旁从「喜」之字，都有很多將「喜」替換作「喜」的例證。楚文字中「彭」也有从「喜」的寫法，他進一步區分「彭」與「喜」的不



³⁹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 319。

⁴⁰ 裘錫圭、李家浩認為用作「鼓」的「喜」與一般的「喜」字無關，而只是單純「喜」加羨符「口」。裘錫圭、李家浩：〈曾侯乙墓鐘、磬銘文釋文與考釋〉，收入湖北省博物館編：《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頁 546。劉洪濤：《論掌握形體特點對古文字考釋的重要性》（北京：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2），頁 71-72。



同，在於右側是否有「彡」。並依據此項原則，將楚簡的「彭」與「喜」清楚區分：⁴¹

彭			喜	
				
包山 54	包山 56	包山 163	新蔡甲三 25	新蔡甲三 32



包山簡的「彭」字雖已將「彡」省略成一撇，但仍然是「彭」，至於「喜」則無「彡」旁。依據李守奎的說法，古文字中表義偏旁的「亼」，常可替換作「喜」，那麼將「彭」字所從的「亼」改作「喜」也是合情合理之事。李守奎的觀點很有建設性，只是近年出土許多楚文字材料，部分看法可能需要略作修正。先看下面這兩個字：

	
彭	喜
新蔡甲三 41 號簡	新蔡零 642 號簡


李守奎認為有「彡」者為「彭」，無「彡」者為「喜」，以上述二字來看，是完全符合這項規律的，但下面新出的兩個字就未必然了：

	
喜	喜
〈成王為城濮之行〉 甲簡 2	〈成王為城濮之行〉 甲簡 5

右邊是楚簡習見的「喜」，而左邊則是从「彭」寫法的構形，無論是否有「彡」其實

都還是「喜」字，像甲簡 2 這樣的「喜」字還見於「」（上博六天子建州甲 6）、「」

⁴¹ 李守奎：〈釋包山楚簡中的彭〉，收入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第一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 25-31。陳媛媛：《楚帛書·乙篇》集釋》（長春：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頁 62。


(上博六天子建州乙5)、「」(包山211)。換言之，以「彡」之有無作為區分「喜」、「彭」之判準，仍有部分的侷限性。

就實際的出土文獻觀察，「彭」與「喜」有很密切的關係，具體的現象是：「喜」字的「豆」常類化作「彭」，而「彭」字的「豆」也常類化作「喜」：

1、「喜」字从「彭」：如前述〈成王為城濮之行〉、〈天子建州〉等「喜」字為例。

2、「彭」字从「喜」：新蔡簡中人名「彭定」之「彭」，大抵都作「彭」(零270、甲三204+零199、甲一25)，但簡甲三41、甲三133則「豆」則類化作「喜」。二字之所以產生這樣的偏旁替換的現象，與它們的意義脫離不了關係。「喜」字本形从「豆」(「鼓」之初文)从「口」，古人認為「鼓」是令人感到喜樂之事，因此「喜」字是由「豆」字下添「口」旁分化符號孳乳而出，何琳儀認為「豆」屬見紐，「喜」屬曉紐，二者可以通轉，因此「喜」所从「豆」是聲符。⁴²然而鼓之所用，重在其聲，「彭」字本義即「鼓」所發之聲，《說文》云：「彭，鼓聲也」⁴³，董作賓認為所从之「彡」，殆為擬鼓之聲。⁴⁴李守奎也認為鼓側三撇表示擊鼓之聲嘖嘖然，為鼓聲之標誌⁴⁵，學者們的說法很有道理。古文字的豆、彭、喜三字本來就是一組意義關係密切的字，字形上偏旁替換一點都不令人感到意外。

值得注意的是，楚簡「喜」字大抵有兩種寫法，一是作「喜」，二是作「喜」，就目前的證據來看，只有下半从「心」的「喜」字會將「豆」替換作「彭」旁，但尚未見「喜」的「豆」旁替換成「彭」。原因也很簡單，因為若將「喜」的「豆」替

換成「彭」，則與「彭」(新蔡甲三41號簡)的寫法完全一樣，屆時「彭」、「喜」

⁴²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3。

⁴³ 漢·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78)，頁101。

⁴⁴ 董作賓：《董作賓先生全集·乙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7)，頁100。

⁴⁵ 李守奎：〈郭店楚簡「誰」字蠡測〉，武漢大學《簡帛網》網站，2006年12月09日，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480 (2014年11月01日上網)。

二字就真的無法從字形上予以區分了，戰國文字雖然異體眾多，但亂中仍有其序，此亦為一證。不過，這是就現有材料分析所得出的結論，从「口」的「喜」是否也有將「亼」替換作「彭」旁的用法，也值得日後持續關注。

（七）猶約

陳佩芬〈釋文〉認為「猶約」指可以謀約（頁 148）。無語〈論壇 3 樓〉認為「約」當讀為「弱」。陳偉〈初讀〉認為「約」有少、弱義，與「幼」義近。王寧〈校讀〉指出：《左傳》作「蒞賈尚幼」，「約」、「幼」亦音相近。

謹案：「約」，《左傳》對應的文字是「尚幼」，可見原考釋者的說法不可信。「約」陳偉讀如字，然「約」雖可指數量的少、不多等義，例如《孫子·虛實》：「能以眾擊寡者，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杜牧注：「約，猶少也。」《漢書·朱博傳》：「古者民樸事約。」顏師古注：「約，少也。」但在目前所見與「約」有關的古訓中，尚未見可指年紀之小。

「約」（影紐宵部）讀「弱」（日紐藥部），音韻可通⁴⁶，而「約」與「幼」（影紐幽部），聲紐相同，韻部屬宵幽旁轉，通假應能成立⁴⁷，但讀「幼」可與《左傳》原文聯繫。

（八）君王孛（免）余臯（罪）

王寧〈校讀〉認為這是自謙的說法，意思是自己舉薦人很合適，所以君王不怪罪。楊伯峻云：「《晉語五》敘趙盾舉薦韓厥，甚稱其職，因使諸大夫賀己，曰：『吾舉韓厥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可見舉拔得人，為之慶賀，古有此禮。」

謹案：王寧認為「自己舉薦人很合適，所以君王不怪罪」，這說法與簡文的敘述時間是矛盾的，依據簡文記載：「君王免余罪，以子玉之未患（慣），君王命余逌（治）師於敵」，所以是成王免子文之罪，要他訓練子玉治兵之道，而非子文教子玉而有


⁴⁶ 「弱」與「約」之聯繫，可參《古字通假會典》【溺、約】一條。高亨、董治安編纂：《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97），頁 814。

⁴⁷ 「約」與「要」通，「要」與「勦」通。高亨、董治安編纂：《古字通假會典》，頁 785。

成，故君王免我罪，因果關係不應混淆。


「免余罪」確實可能是自謙之詞⁴⁸，子文謙稱君王免除自己的罪，而令他教子玉治兵之道，這與〈陳公治兵〉簡 6+11 記載陳公狂自謙說「君王不知狂之無裁(才)，命狂相執事人整師徒」(君王不知道我沒有才能，命我幫助執事整飭師徒)，其用法頗為類似。但是依據《論語·公冶長》記載：「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國語·楚語下》也說：「昔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這裡「三已」或「三舍」的「三」未必是實數，也可能是指「多」，無論如何皆顯示子文從楚成王八年擔任令尹，至成王三十五年讓位予子玉的二十七年間，可能數次被罷免後又被任命。「令尹」是楚國最高的行政首長，之所以被罷免，自然是舉措有所失當。子文口中所謂的「君王免余罪」可能即與先前被免職之事有關，但具體是犯了什麼「罪」，文獻資料不足徵之。

(九) 既(既?) 敗帀(師)已

「既」字為陳佩芬〈釋文〉所釋(頁 149)，右半从「戈」，原篆字形作「」(「戈」旁與同簡的「愨」相同)，左半从「𠄎」(即「毀」)，此處文例讀「既」可通，但目前所見「既」字尚未見右半从「戈」的構形，這或許是日後觀察的重點。



王寧〈校讀〉認為「敗師」就是軍行混亂毀敗的意思。這是說子文先帶兵進行軍事演習，軍紀嚴整，所以無所懲罰；後子玉帶兵進行軍事演習，軍紀不整，所以三天斬三人。二者相比，子玉帶兵是比較失敗的，其軍隊混亂無序，故曰「敗師」。筆者認為解「敗師」為「軍行混亂毀敗」恐有問題，簡文「既敗師矣」的「敗」應對應《左傳》原文「舉以敗國，將何賀焉」的「敗」，當是為日後楚國的城濮之敗預留伏筆，而與治兵混亂無關。

⁴⁸ 上博六〈申公臣靈王〉簡 8-9 云：「陳公跪拜，起答：『臣為君王臣，君王免之死，不辱斧鑕，何敢心之有？』」上博八〈命〉篇簡 1-2 記載葉公子高之子見於令尹子春，子春謂之曰：「君王窮亡人，命吾為楚邦。恐不能，以辱斧鑕。」其中君王免死，不用以辱斧鑕，也都是臣下的謙辭。見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頁 250-251；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 192-193。

謹案：「已」，原篆作「」，陳佩芬〈釋文〉（頁 150）釋「也」，不可信。「也」字楚簡作：


			
包 2.204	信 1.018	上博一.性.17	郭.老甲.4

「也」字上半有缺口，與「已」呈現完整之圈形有所不同。筆者認為當改釋作「已」，古文字中「已」、「巳」乃一字之分化⁴⁹，楚簡「已」習慣以「巳」表示，如郭店《老子·甲》簡 15「天下皆知美之為美也，惡巳；皆知善，此其不善巳。」文中兩例「已」

字作「」、「」，例多不盡舉，可見本處當讀「已」，作句末語助詞，表示「敗師」一事的發生已是肯定之事。「已」作為句末語助詞已多見，例如：《尚書·洛誥》：「公定，予往已。」⁵⁰《戰國策·秦策三》：「此亦淖齒、李兌之類已。」⁵¹《史記·太史公自序》：「皆失其本已。」司馬貞索隱：「已者，語終之辭也。」⁵²

汗天山〈論壇 14 樓〉讀作「矣」，其實清王引之在《經傳釋詞》中已經指出：「『已』為語終之詞，則與『矣』同義」，固然「已」、「矣」古音甚近，讀「矣」亦可通，但是考慮楚簡△字多讀作「已」，且楚簡也有「矣」字，因此本處仍將字讀作「已」。

（十）慙（誅）

乙簡四至甲簡五是伯嬴對子文講的一段話，其中「楚邦老」指的就是子文。伯嬴對子文說，國君因為喜歡子文之善而「不△」，△字原篆作「」，原考釋者指出：

「慙」，疑同「慙」，從戈與從斤義符同，以斤斷木與以戈斷木亦同，亦與「哲」同，《集韻》：「哲，《說文》『知也』，或從心。」《儀禮經傳通解讀》「視之不

⁴⁹ 季旭昇師：《說文新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頁 1020。



⁵⁰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李學勤主編：《尚書正義》（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2002），頁 41。

⁵¹ 漢·劉向：《戰國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 194。

⁵²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 3297。

明，是謂不愬」，楊復注：「君視不明則是不能瞭其事也。」又《漢書·五行志》：「『視之不明，是謂不愬』，愬，知也。《詩》云：『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亡仄。』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⁵³

筆者過去曾認為（見 youren 〈論壇 1 樓〉、高佑仁〈初讀〉）：

所謂的「愬」其上半其實就是「殺」字，楚簡「殺」字作「」（三德／簡 12）、「」（天子建州乙·簡 5），與之相比惟「支」改作成「戈」而已。





苦行僧〈論壇 33 樓〉則認為：

簡 5 中所謂的「愬」，可能是「愬」字。同簡「既」字右旁與該字右上旁相同，可證該字右上旁當是「死」，「死」與「欠」通用，該字左上旁為「崇」。「愬」可能讀為「譴」，「喜君之善而不譴子玉之師之……」

王寧〈校讀〉認為：

愬，從心殺聲。字從高佑仁先生釋，其讀仍當從原整理者讀「制」為是。此下有佚簡，文未完。

謹案：此字下半从「心」，右上从「戈」，皆無疑義。有爭議者惟左上偏旁而已，原整理者釋「愬」，但「愬」字與从「折」之字楚簡多見，如下：








			
上博五三德 11	上博六競公瘡 7	上博六競公瘡 7	新蔡甲一 7 號

但從字形上觀察，其寫法與△字左半相差很大，釋「愬」恐有疑義。苦行僧據同簡的「既」字的「死」字寫法，認為右上从「死」，左上从「崇」，全字當釋作「愬」。









所謂的「既」，原篆作「」，前文已經指出該字右半實从「戈」，這個字能否釋作



⁵³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九）》，頁 150。

「既」還值得考慮。其次，「崇」字楚簡亦多見，如下：

			
上博六競公瘡 12	上博六競公瘡 9	包山簡 239	包山簡 243
			
包山簡 245	孔家坡簡 351	孔家坡簡 352	孔家坡簡 350

其偏旁顯然與△不同，釋「愨」亦不可信。筆者過去曾認為此字當釋作「殺」字，也有問題。「殺」字楚簡作：

			
包 2.136	包 2.121	包 2.137	包 2.95
			
包 2.90	上博五三德 12	上博六天子建州 乙 5	上博六天子建州 乙 4

若將「」（三德.簡 12）、「」（天子建州乙.簡 5）與△相比，可以發現左半偏旁的寫法雖是近似的，但是楚簡「殺」一般都是從「支」而非從「戈」，雖然古文字「支」、「戈」混用現象非常普遍，但目前「殺」並沒有從「戈」的例證可茲證明，因此這個釋字也有疑問。





筆者認為此字其實早見於古文字中，中山王響方壺（集成 9735）有「𠄎」字，構形作：




張政娘指出「𠄎，從戈，朱聲，誅之異體」⁵⁴，朱德熙、裘錫圭隸定作「𠄎」讀「誅」⁵⁵，


⁵⁴ 張政娘：〈中山王響壺及鼎銘考釋〉，收入中國古文字研究會、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古文字


張守中認為是「『誅』字異體」⁵⁶，很明顯中山王譽方壺的「𣎵」字與△字上半所从的偏旁相同，只有一個環節需要再說明，中山王方壺與△字所从的兩個「朱」旁，中山王方壺的寫法是豎筆直貫而下，而△字則是由「＝」處上下斷開。我們知道古文字的「速」字實从「朱」得聲，有時還从二「朱」作「𣎵」，「朱」是由「束」所分化而出的字⁵⁷，這種豎筆上下斷開的「朱」字，在「速」字中出現甚多：

			
新蔡甲 3.22、59	新蔡甲 3.22、59	包 2.247	新蔡甲 2.34

除了出土文獻以外，傳抄字書的資料亦值得重視，傳抄字書中的「誅」字收錄以下字形：

 (古文四聲韻 1.24)

 (汗簡 5.68)

 (集篆古文韻海 1.9)

其中《古文四聲韻》「朱」旁之寫法，豎筆中間斷開，與本簡「𣎵」字所從的「朱」完全一樣。可見△是一個从「心」、「𣎵」聲的字，簡文讀作「誅」。此處因簡殘之故，文意未能顯豁，但參照《左傳》的記載，此處應指伯嬴已洞見子玉無法駕馭眾師，因此大敗之後，若要歸屬責任，楚王會因子文的功勳而「不誅」⁵⁸，但雖是「不

研究·第一輯》(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 218。

⁵⁵ 朱德熙、裘錫圭：〈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文物》1 (1979.1)，頁 48。

⁵⁶ 張守中：《中山王譽器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 49。

⁵⁷ 季旭昇師：〈說朱〉，收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頁 141。

⁵⁸ 子文擔任令尹時，曾捐家產以紓國難，並且滅弦、伐隨、敗陳，在楚國可謂勳業彪炳。《左傳·莊公三十年》云：「鬥穀於菟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左傳·僖公二十年》云：「冬，楚鬥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左傳·僖公五年》云：「楚鬥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左傳·僖公二十三年》云：「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參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李學勤主編：《春秋左傳正義》，頁 338、392、455、467。



誅」，戰敗的主因卻實為子文的薦舉，因此舉國皆賀時，伯嬴認為實無可賀之處。

這個「誅」字頗耐人尋味，因為依史籍的記載，子玉在城濮之戰後被成王所誅殺，其動詞正是用「誅」。《史記·楚世家》云：「晉果敗子玉於城濮。成王怒，誅子玉。」《史記·晉世家》云：「子玉之敗而歸，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貪與晉戰，讓責子玉，子玉自殺。晉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內外相應。』於是乃喜。」由於本簡是該篇現存的最後一簡，從文義未足來看，後半的「子玉之弔（師）之」，應是對子玉戰敗後的下場進行預言。


六、結語

依據本文的研究，就現有〈成王為城濮之行〉的存簡來看，其敘事時間主要是城濮之戰以前，主旨是藉由伯嬴之口，預言由子玉領兵的部隊將在日後的戰役中慘遭敗績。就個別的字詞而言，筆者認為（一）「為城濮之行」的「為」應讀「ㄨㄟˇ」，



指正在進行的事件，「行」則指行程。（二）本篇的「」（甲1）、「」（甲2）、



「」（乙1）三字，後二字釋「受」有道理，但第一字從古漢字構形演變來看，並非「受」字。（三）子文練兵的地點有主要是有釋「穀」與「敬」兩種說法，從現有的證據來看，「尋」字有將構形演變成「S」形的證據，「兆」字則無，是以釋「敬」較妥。（四）本篇五個「畢」字的嚴式隸定宜有不同。（五）甲簡2的「子=𠄎=」二字的重文符皆如實存在。（六）甲簡2的「喜」字實从「彭」，「彭」與「喜」古文字皆从「壺」，「喜」字所从的「壺」可類化作「彭」，「彭」字所从的「壺」則可類化作「喜」，二字在意義上也有淵源，值得關注。（七）甲簡3文「猶約」的「約」應是「幼」字假借。（八）依據古籍記載，子文三次被免去令尹職務，故「君王免余罪」，可能未必只是謙稱，而是子文確實在令尹的任官期間有所舉措失當。（九）乙簡1「已」

字原釋「也」，實誤。(十)簡甲 5「不誅」从「心」、「戕」聲，指誅殺。以上幾點不成熟意見，敬請專家學者批評指正。

附識：拙文初稿曾以〈上博九〈成王為城濮之行〉釋文通釋〉之名，於 2013 年 11 月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古文字青年論壇」。由衷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所提供的寶貴意見。

〈成王為城濮之行〉研究目錄一覽表

作者	篇名	論著出處	論著代稱
陳佩芬	成王為城濮之行釋文考釋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142-153。	陳佩芬〈釋文〉
海天遊蹤	〈讀《成王為城濮之行》札記〉 簡帛論壇 0 樓	簡帛網,2013年1月5日。	海天遊蹤〈論壇 0 樓〉
youren	〈讀《成王為城濮之行》札記〉 簡帛論壇 1 樓	簡帛網,2013年1月5日。	youren〈論壇 1 樓〉
海天遊蹤	〈讀《成王為城濮之行》札記〉 簡帛論壇 2 樓	簡帛網,2013年1月5日。	海天遊蹤〈論壇 2 樓〉
無語	〈讀《成王為城濮之行》札記〉 簡帛論壇 3 樓	簡帛網,2013年1月5日。	無語〈論壇 3 樓〉
無語	〈讀《成王為城濮之行》札記〉 簡帛論壇 4 樓	簡帛網,2013年1月5日。	無語〈論壇 4 樓〉
無語	〈讀《成王為城濮之行》札記〉 簡帛論壇 5 樓	簡帛網,2013年1月5日。	無語〈論壇 5 樓〉
無語	〈讀《成王為城濮之行》札記〉 簡帛論壇 6 樓	簡帛網,2013年1月5日。	無語〈論壇 6 樓〉
無語	〈讀《成王為城濮之行》札記〉 簡帛論壇 7 樓	簡帛網,2013年1月5日。	無語〈論壇 7 樓〉
無語	〈讀《成王為城濮之行》札記〉 簡帛論壇 8 樓	簡帛網,2013年1月5日。	無語〈論壇 8 樓〉
無語	〈讀《成王為城濮之行》札記〉 簡帛論壇 11 樓	簡帛網,2013年1月5日。	無語〈論壇 11 樓〉
汗天山	〈讀《成王為城濮之行》札記〉 簡帛論壇 12 樓	簡帛網,2013年1月5日。	汗天山〈論壇 12 樓〉
汗天山	〈讀《成王為城濮之行》札記〉 簡帛論壇 13 樓	簡帛網,2013年1月5日。	汗天山〈論壇 13 樓〉
汗天山	〈讀《成王為城濮之行》札記〉 簡帛論壇 14 樓	簡帛網,2013年1月5日。	汗天山〈論壇 14 樓〉
易泉	〈讀《成王為城濮之行》札記〉 簡帛論壇 15 樓	簡帛網,2013年1月5日。	易泉〈論壇 15 樓〉
溜達溜達	〈讀《成王為城濮之行》札記〉 簡帛論壇 16 樓	簡帛網,2013年1月5日。	溜達溜達〈論壇 16 樓〉
魚游春水	〈讀《成王為城濮之行》札記〉 簡帛論壇 17 樓	簡帛網,2013年1月5日。	魚游春水〈論壇 17 樓〉
苦行僧	〈讀《成王為城濮之行》札記〉 簡帛論壇 18 樓	簡帛網,2013年1月5日。	苦行僧〈論壇 18 樓〉
鳴鳩	〈讀《成王為城濮之行》札記〉 簡帛論壇 19 樓	簡帛網,2013年1月5日。	鳴鳩〈論壇 19 樓〉
陳偉	《成王為城濮之行》初讀	簡帛網,2013年1月5日首發。	陳偉〈初讀〉
不求甚解	〈讀《成王為城濮之行》札記〉 簡帛論壇 21 樓	簡帛網,2013年1月6日。	不求甚解〈論壇 21 樓〉
不求甚解	〈讀《成王為城濮之行》札記〉 簡帛論壇 24 樓	簡帛網,2013年1月6日。	不求甚解〈論壇 24 樓〉

高佑仁：上博九〈成王為城濮之行〉字詞選釋

jdskxb	〈讀《成王為城濮之行》札記〉 簡帛論壇 25 樓	簡帛網，2013 年 1 月 6 日。	jdskxb 〈論壇 25 樓〉
汗天山	〈讀《成王為城濮之行》札記〉 簡帛論壇 26 樓	簡帛網，2013 年 1 月 6 日。	汗天山 〈論壇 26 樓〉
家興	〈讀《成王為城濮之行》札記〉 簡帛論壇 28 樓	簡帛網，2013 年 1 月 6 日。	家興 〈論壇 28 樓〉
家興	〈讀《成王為城濮之行》札記〉 簡帛論壇 29 樓	簡帛網，2013 年 1 月 6 日。	家興 〈論壇 29 樓〉
魚游春水	〈讀《成王為城濮之行》笱記〉 簡帛論壇 30 樓	簡帛網，2013 年 1 月 6 日。	魚游春水 〈論壇 30 樓〉
張峰	〈《上博九》讀書筆記〉	簡帛網，2013 年 1 月 7 日首發。	張峰 〈筆記〉
蘇建洲	〈初讀《上博九》笱記（一）〉	簡帛網，2013 年 1 月 7 日首發。	蘇建洲 〈笱記（一）〉
海天遊蹤	〈讀《成王為城濮之行》札記〉 簡帛論壇 31 樓	簡帛網，2013 年 1 月 7 日。	海天遊蹤 〈論壇 31 樓〉
苦行僧	〈讀《成王為城濮之行》札記〉 簡帛論壇 32 樓	簡帛網，2013 年 1 月 7 日。	苦行僧 〈論壇 32 樓〉
苦行僧	〈讀《成王為城濮之行》札記〉 簡帛論壇 33 樓	簡帛網，2013 年 1 月 7 日。	苦行僧 〈論壇 33 樓〉
不求甚解	〈讀《成王為城濮之行》札記〉 簡帛論壇 34 樓	簡帛網，2013 年 1 月 7 日。	不求甚解 〈論壇 34 樓〉
无斃	〈讀《成王為城濮之行》札記〉 簡帛論壇 35 樓	簡帛網，2013 年 1 月 7 日。	无斃 〈論壇 35 樓〉
jiaguwen1899	〈讀《成王為城濮之行》札記〉 簡帛論壇 36 樓	簡帛網，2013 年 1 月 7 日。	jiaguwen1899 〈論壇 36 樓〉
張崇禮	〈讀《成王為城濮之行》札記〉 簡帛論壇 37 樓	簡帛網，2013 年 1 月 7 日。	張崇禮 〈論壇 37 樓〉
不求甚解	〈讀《成王為城濮之行》札記〉 簡帛論壇 38 樓	簡帛網，2013 年 1 月 7 日。	不求甚解 〈論壇 38 樓〉
不求甚解	〈讀《成王為城濮之行》札記〉 簡帛論壇 40 樓	簡帛網，2013 年 1 月 7 日。	不求甚解 〈論壇 40 樓〉
張崇禮	〈讀《成王為城濮之行》札記〉 簡帛論壇 43 樓	簡帛網，2013 年 1 月 7 日。	張崇禮 〈論壇 43 樓〉
海天遊蹤	〈讀《成王為城濮之行》札記〉 簡帛論壇 44 樓	簡帛網，2013 年 1 月 7 日。	海天遊蹤 〈論壇 44 樓〉
鳴鳩	〈讀《成王為城濮之行》札記〉 簡帛論壇 45 樓	簡帛網，2013 年 1 月 7 日。	鳴鳩 〈論壇 45 樓〉
曹方向	〈上博九《成王為城濮之行》通釋〉	簡帛網，2013 年 1 月 7 日首發。	曹方向 〈通釋〉
張新俊	〈《成王為城濮之行》札記二則〉	簡帛網，2013 年 1 月 7 日首發。	張新俊 〈札記二則〉
無語	〈讀《成王為城濮之行》札記〉 簡帛論壇 46 樓	簡帛網，2013 年 1 月 8 日。	無語 〈論壇 46 樓〉
youren	〈讀《成王為城濮之行》札記〉 簡帛論壇 47 樓	簡帛網，2013 年 1 月 8 日。	youren 〈論壇 47 樓〉
檻外人	〈讀《成王為城濮之行》札記〉 簡帛論壇 48 樓	簡帛網，2013 年 1 月 8 日。	檻外人 〈論壇 48 樓〉
檻外人	〈讀《成王為城濮之行》札記〉 簡帛論壇 49 樓	簡帛網，2013 年 1 月 8 日。	檻外人 〈論壇 49 樓〉
張崇禮	〈讀《成王為城濮之行》札記〉	簡帛網，2013 年 1 月 8 日。	張崇禮 〈論壇 50 樓〉

	簡帛論壇 50 樓		
流行	〈讀上博楚簡九筭記〉	簡帛網，2013 年 1 月 8 日首發。	流行〈筭記〉
孫合肥	〈讀上博九《成王為城濮之行》札記〉	簡帛網，2013 年 1 月 8 日首發。	孫合肥〈札記〉
高佑仁	〈《上博九》初讀〉	簡帛網，2013 年 1 月 8 日首發。	高佑仁〈初讀〉
賴怡璇	〈《成王為城濮之行》「受」字補說〉	簡帛網，2013 年 1 月 8 日首發。	賴怡璇〈「受」字補說〉
易泉	〈讀《成王為城濮之行》札記〉 簡帛論壇 51 樓	簡帛網，2013 年 1 月 9 日。	易泉〈論壇 51 樓〉
youren	〈讀《成王為城濮之行》札記〉 簡帛論壇 52 樓	簡帛網，2013 年 1 月 9 日。	youren〈論壇 52 樓〉
單育辰	〈估畢隨錄之十六〉	簡帛網，2013 年 1 月 9 日首發。	單育辰〈估畢〉
王寧	〈上博九《成王為成僕之行》釋文校讀〉	簡帛網，2013 年 1 月 10 日首發。	王寧〈校讀〉
海天遊蹤	〈讀《成王為城濮之行》札記〉 簡帛論壇 56 樓	簡帛網，2013 年 1 月 11 日。	海天遊蹤〈論壇 56 樓〉
youren	〈讀《成王為城濮之行》札記〉 簡帛論壇 57 樓	簡帛網，2013 年 1 月 11 日。	youren〈論壇 57 樓〉
天涯倦客	〈讀《成王為城濮之行》札記〉 簡帛論壇 58 樓	簡帛網，2013 年 1 月 11 日。	天涯倦客〈論壇 58 樓〉
鳴鳩	〈讀《成王為城濮之行》札記〉 簡帛論壇 59 樓	簡帛網，2013 年 1 月 14 日。	鳴鳩〈論壇 59 樓〉
張崇禮	〈讀《成王為城濮之行》札記〉 簡帛論壇 60 樓	簡帛網，2013 年 1 月 14 日。	張崇禮〈論壇 60 樓〉
季旭昇古文 字讀書會	〈上博九《成王為城濮之行》集釋〉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2013 年 1 月 27 日。	季旭昇師〈古文字讀書會〉
youren	〈讀《成王為城濮之行》札記〉 簡帛論壇 61 樓	簡帛網，2013 年 1 月 29 日。	youren〈論壇 61 樓〉
youren	〈讀《成王為城濮之行》札記〉 簡帛論壇 62 樓	簡帛網，2013 年 1 月 29 日。	youren〈論壇 62 樓〉
王保成	讀上博九《成王為城濮之行》獻疑三則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2013 年 5 月 3 日。	王保成〈獻疑三則〉
賴怡璇	〈楚簡考釋三則〉	第 24 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中正大學中文系，頁 476-479。	賴怡璇〈三則〉
youren	〈讀《成王為城濮之行》札記〉 簡帛論壇 61 樓	簡帛網，2013 年 6 月 13 日。	youren〈論壇 61 樓〉
金字祥	上博九《成王為城濮之行》札記四則	有鳳初鳴——漢學多元化領域之探索學術研討會議程，東吳大學，102 年 6 月 3 日。	金字祥〈札記四則〉
魏慈德	〈上博藏戰國楚竹書〉中的楚王臣故事簡及其相關問題試探	先秦兩漢出土文獻與學術新視野國際學術研討會，臺灣大學文學院，2013 年 6 月 25、26 日。	魏慈德〈上博故事簡試探〉
宋華強	上博九《成王為城濮之行》釋讀札記	「簡帛文獻與古代史」學術研討會暨第二屆出土文獻青年學者論壇，復旦大學 2013 年 10 月。	備註：該文為散發論文，未收入論文集，筆者暫未能見。
陳劍	《成王為城濮之行》的「受」字和「穀菟余」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2013 年 10 月 21 日。	〈「受」字和「穀菟余」〉

引用書目

一、原典文獻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李學勤主編：《尚書正義》，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2002。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

漢·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78。

漢·劉向：《戰國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李學勤主編：《春秋左傳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90。

二、近人論著

尹弘兵：〈周昭王南征對象考〉，武漢大學《簡帛網》網站，2008年06月21日，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842（2014年11月01日上網）。

朱德熙、裘錫圭：〈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文物》1（1979.1），頁42-52。

李天虹：〈竹書《鄭子家喪》所涉及歷史事件綜析〉，收入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出土文獻·第一輯》，上海：中西書局，2010，頁185-192。

李守奎：〈釋包山楚簡中的彭〉，收入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第一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25-31。

李守奎：〈郭店楚簡「雖」字蠡測〉，武漢大學《簡帛網》網站，2006年12月09日，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480（2014年11月01日上網）。

*李守奎、賈連翔、馬楠：《包山楚墓全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李家浩：〈戰國邕布考〉，收入中國古文字研究會、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古文字

研究·第三輯》，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 160-165。

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北京：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1998。

林清源：〈上博（七）《鄭子家喪》文本問題檢討〉，收入李宗焜主編：《古文字與古代史》第三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2，頁 329-356。

季旭昇：〈說朱〉，收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頁 129-144。

*季旭昇：《說文新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

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97。

*高佑仁：《上博楚簡莊、靈、平三王研究》，臺南：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1。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張守中：《中山王響器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1981。

張崇禮：〈金文考釋五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2年07月19日，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904（2014年11月01日上網）。

張政烺：〈中山王響壺及鼎銘考釋〉，收入中國古文字研究會、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古文字研究·第一輯》，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 208-232。

陳佩芬：〈成王為城濮之行釋文考釋〉，收入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 142-153。

陳新雄：《古音研究》，臺北：五南出版社，2000。

陳偉：〈讀《上博六》條記〉，武漢大學《簡帛網》網站，2007年07月09日，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597（2014年11月01日上網）。

陳偉：《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9。

- * 陳媛媛：《《楚帛書·乙篇》集釋》，長春：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陳劍：〈上博竹書〈昭王與龔之旌〉和〈柬大王泊旱〉讀後記〉，《簡帛研究》網站，
2005年02月15日，網址：<http://www.jianbo.org/admin3/2005/chenjian002.htm>
(2014年11月01日上網)。
- 董作賓：《董作賓先生全集·乙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7。
- 董珊：〈楚簡中從「大」聲之字的讀法（一）〉，武漢大學《簡帛網》網站，2007
年07月08日，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592 (2014
年11月01日上網)。
- 裘錫圭、李家浩：〈曾侯乙墓鐘、磬銘文釋文與考釋〉，收入湖北省博物館編：《曾
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頁532-560。
-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
- * 劉信芳：《包山楚簡解詁》，臺北：藝文印書館，2003。
- * 劉洪濤：《論掌握形體特點對古文字考釋的重要性》，北京：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
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2。
- 劉彬徽、彭浩、胡雅麗、劉祖信：《包山楚墓·包山二號楚墓簡牘釋文與考釋》，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 魏慈德：〈《上博藏戰國楚竹書》中的楚王臣故事簡及其相關問題試探〉，發表於「先
秦兩漢出土文獻與學術新視野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臺灣大學文學院主辦，
2013年6月25-26日），頁295-302。
- 〔日〕西山尚志：〈上博楚簡「鄭子家喪」に見える歴史改編〉，《中國出土資料研
究》15（2011.3），頁5-21。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hen Yuan-Yuan, “The Variorum about the Chapter II of the Chu Silk Manuscript” (M.S. thesis, Jilin University , 2009)
- He Lin-Yi, *Zhan Guo Gu Wen Zi Dian* (Dictionary of Warring States Old Script), (Beijing: Zhong Hua Book Company, 1998)
- Ji Syu-Shen, *Shuo Wen Xin Zheng* (Some New Explanations about “Shuo Wen Jie Zi”), (Fuzhou: Fuzhou People’s Press, 2010)
- Kao You-Ren, “The study of King Zhuang, Ling and Ping of the Chu State in the Shanghai Museum Bamboo Manuscripts” (Ph.D. diss.,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 2011)
- Liu Hong-Tao, “The Importance on Textual Research of Pre-Qin Chinese Characters by Mastering Writing Characteristics” (Ph.D. diss., Peking University, 2012)
- Li Shou-Kuei, *Bao Shan Chu Mu Chuan Bian* (Baoshan bamboo manuscripts),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2)
- Liou Sin-Fang, *Bao Shan Chu Jian Jie Gu* (Interpretation of Baoshan bamboo manuscripts), (Taipei: Yee Wen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 Ma Cheng-Yuan, *Shang Hai Bo Wu Guan Cang Zhan Guo Chu Zhu Shu* (Chu’s Historical Documents in the Sixth Volume of Shanghai Museum Bamboo Slips),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7)
- Ma Cheng-Yuan, *Shang Hai Bo Wu Guan Cang Zhan Guo Chu Zhu Shu* (Chu’s Historical Documents in the Ninth Volume of Shanghai Museum Bamboo Slips),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2)
- Yang Bo-Jun, *Chun Qiu Zuo Zhuan Zhu* (Annotation to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Beijing: Zhong Hua Book Company, 2012)